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五章 渴暑

南國言旋，北堂無恙。夢霞於五月下浣，買棹歸吳。其次日，劍青亦自閩中歸。久別弟兄，一朝聚首，入門帶笑，互看往日容顏；聯榻追歡，共說異鄉風味。人生之樂，無樂於別久而相逢者，更無有樂於骨肉分離，天涯地角，而一日之間，游子雙歸者。劍青自去秋客閩，別其釣遊之地者，忽焉已裘而葛矣。對故鄉之風景久已生疏，假長夏之光陰好資游曠。爰與夢霞或命巾車、或棹孤舟，同行同止，以遊以游。徘徊於響■廊邊，猶認夕陽殘石；借宿於寒山寺裡，共聽清夜警鐘。訪墓到虎阜之麓，憑豔跡以流連；觀濤來胥江之濱，弔忠魂而嗚咽。或掃石留題，記遊蹤之所至；或登樓買醉，猶餘興之未闌。兩人出則肩隨，睡則足抵，既倦游而歸來，復長談兮竟夕。盡家庭之樂事，得山水之間情，葛巾芒履，意致飄然，見之者幾疑其為地行仙矣。孰知樂事不常，歡情易極，十日之游未竟，二豎之禍忽侵。善病之夢霞，客中多感，起居失調護之常。歸後恣游，往返歷奔波之苦。沉傷心人別有懷抱，其胸中難言之隱恨。有不能與劍青共，且有不能為劍青知者。病根深種，有觸即發，不數日間，夢霞復理藥爐生活，不能追隨劍青之杖履矣。竹影疏簾，藥煙■室，劍青以夢霞病，遊興頓衰，終日相伴不去。夢霞此次之病來勢雖劇，寒熱交作，頭汗涔涔，有時竟昏不知人。神魂顛倒，嚙語綿綿，母甚憂之。劍青亦為之眉皺，急延良醫，進猛劑。劍青固素明醫理者，按方用藥，參酌其間，出以慎重。調治旬餘，病乃漸減，轉而成瘧。斯時夢霞神志雖清，而瘧勢時作，疲乏之極，昏昏思睡，怕與家人攀話。蓋其元神已於無形中大受虧損，然脫離牀席，尚須調養，非一朝一夕所能起也。

劍青天性友愛，自夢霞病後，日日杜門不出，蹣跚牀頭，藥鑪茶盞，親自料理。慈母愛子，為夢霞病終日沉憂難解，劍青必好言以慰母，謂弟病且愈矣。其實劍青之心亦兀然不寧也，終日伴病，藥裏之暇，時就案頭觀書自遣。偶翻夢霞竹篋，得數箋，閱之乃大驚。蓋夢霞與梨娘唱和之詩詞、往返之函牘，皆留底稿，匯成一束。梨娘見遺之作，尤什襲而藏，倍加珍護。半年來之蹤跡，胥在一篋中，置藏几案之旁，固自謂深藏不露，無人能偵破個中之秘密也。劍青於無意中得此離奇之消息，頗深詫愕，讀其詞則語不離情，言皆有物，知夢霞必有奇遇。繼又檢得長幅短簡共數紙，一腔心事，和盤托出矣。復窮搜之，則梨娘之詩若詞、若手札、若小影，均連續發現，五光十色，撩亂眼花。次第讀之，驚喜交集，乃知彼美以多才之道韞，為薄命之文君，與夢霞通好者兩月餘矣。情皆軌於正，語不涉於邪，如此佳人實難多得，可豔亦可敬也。夢霞無長卿之緣，有樊川之恨，一肚閒愁無可告訴，此所以鬱而成病歟。念至此，又不禁為夢霞危。後讀兩人最後之通訊，梨娘欲以筠倩自代，語殊纏綿而哀豔，不覺色飛眉舞，私付曰：「償他萬種癡情，還汝一生幸福，此大佳事，吾當為弟玉成之，決不使其徑情孤往，遺恨無窮，以鰥終其身也。」

時夢霞病已少差，特未能起，輾轉牀席間，悶苦殊甚，頗樂與劍青閒談。劍青因詢：「吾弟在錫有無異遇，不然，何憂思之深也？」夢霞曰：「無之。」語甚支吾，狀尤忸怩，旋即亂以他語。劍青笑曰：「弟毋他諱，我已盡悉。彼畫中人胡為乎來哉？」夢霞聞言，知秘密已為兄窺破，大悲。既念阿兄非他人，不妨以實情相告，因將與梨娘交涉之歷史，一一為劍青述之，語時含憤帶悲，聲情甚慘，後乃至於泣下。

牀頭喋喋，枕角斑斑。劍青見夢霞聲淚俱下，亦為之黯然，徐慰之曰：「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。天下多無可奈何之事，人生有萬不得已之情。古今來情之一字，不知消磨幾許英雄豪傑、公子王孫。此愛力界中，原非可以貿然挺身而入，吾弟以多病之身而與至強之愛力戰，其不勝也必矣。況乎梨花薄命，早嫁東風，豆之多情，偏生南國。彼既已灑除塵夢，詩心不比琴心，弟何必浪用愛情，好事翻成恨事。白日勞形，欲報恩而無自；寒宵割臂，更非分之貽機。是可痛矣，甚無謂也。兄非故作此煞風景語，自等於無情之物。但歷觀世之癡於情、溺於情者，到頭來惡果已成，無不後悔。三生癡夢，空留笑柄於人間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身。得失分明，烏可不慎之又慎。阿兄生平自問他種學問，皆不如弟，惟於情愛關頭，尚能把持得定。數年來所遇之佳麗不為不多。而接於目者，不印於心；現於前者，便忘於後。弟生本多情，心尤易感，孽緣巧合，便爾情深一往，恨結同心。須知撒手懸崖，當具非常毅力；回頭苦海，是為絕大聰明。吾所愛之弟乎，名花老去，拍手徒嗟，好夢醒來，噬臍何及！此時擺脫，猶或可追，望弟之速悟也。況彼美之所以為弟計者，亦可謂情至義盡。遺恨還珠，且斷同心之樹；良緣種玉，別栽如意之花，此意良佳，此計殊妙。弟勿迷而不悟，甘以身殉癡情。弟年已及冠矣，吾家門衰祚薄，血裔無多，父死亦應求嗣，母老尤望抱孫。此事若諧，則一可以慰慈母，二可以慰知己，三亦可以自慰，一舉而三善具，亦何樂而不為哉？」劍青語時，注視夢霞之面，急待其答。夢霞則頻點其首，默不一語。

驕陽眩眼，溽暑炙心。夢霞之病由濕溫轉成瘧疾，雖似較輕，而瘧勢時作時止，留戀不肯去。際此炎蒸之氣候，解衣揮扇，終日昏昏，猶覺非常暍頓，矧呻吟牀席，擁被深眠，有風而不可乘，有水而不可飲，其沉悶之苦為何如耶！幸瘧勢間日一作，病不作時，尚可偶然起坐。伏枕無聊，輒深遐想，賦詩八律，以寄梨娘，俾知近日狀況。

無端相望忽天涯，別後心期各自知。
南國只生紅豆子，西方空寄美人思。
夢為蝴蝶身何在，魂傍鴛鴦死亦癡。
橫榻窗前真寂寞，綠陰清晝閉門時。
天妒奇緣夢不成，依依誰慰此深情。
今番離別成真個，若問團圓是再生。
五夜有魂離病榻，一生無計出愁城。
飄零縱使難尋覓，肯負初心悔舊盟。
半卷疏簾拂臥牀，黃蜂已靜蜜脾香。
吟懷早向春風減，別恨潛隨夏日長。
滿室藥煙情火熱，誰家竹院午陰涼。
階前拾得梧桐葉，恨少新詞詠鳳凰。
海山雲氣阻崑崙，因果茫茫更莫論。
桃葉成陰先結子，楊花逐浪不生根。
煙霞吳嶺崔歸思，風月梁■戀病魂。
最是相思不相見，何時重訪武陵源。
一年春事太荒唐，晴日簾櫳燕語長。
青鳥今無書一字，藍衫舊有淚千行。
魚緣貪餌投情網，蝶更留人人夢鄉。
欲識相思無盡處，碧山紅樹滿斜陽。
碧海青天喚奈何，樽前試聽懊儂歌。
病餘司馬雄心死，才盡江郎別恨多。
白日聯吟三四月，黑風吹浪萬重波。
情場豔福修非易，銷盡吟魂不盡魔。

夜雨秋燈問後期，近來瘦骨更支離。
忙中得句閒方續，夢裏行雲醒不知。
好事已成千古恨，深愁多在五更時。
春風見面渾如昨，怕檢青箱舊寄詞。
小齋燈火斷腸時，春到將殘惜恐遲。
一別竟教魂夢杳，重逢先怯淚痕知。
無窮芳草天涯恨，已負荷花生日期。
莫訝文園因病懶，玉人不見更無詩。

詩既就，書以蠻箋，護以錦封，珍重付劍青，洩其代交郵使。

病情大惡，消磨長日如年；別緒時縈，容易秋風又起。夢霞困頓月餘，終未能驅瘧鬼使之遠去。未幾，而梨娘之復書，與校中勸駕之函俱至。蓋時值金風送爽，玉露滴秋，距秋季開校之期不遠矣。夢霞得書後心念意中人，即欲如期而往，而病意纏綿，若與夢霞深表愛戀之情，而不忍舍之遽去者。家中人咸尼其行。其母謂之曰：「兒病若此，豈可再歷風塵之苦。調養幾時，痊後赴校，未為晚也。不然，竟作書辭去教職，或薦賢以自代，亦無傷也。」夢霞不得已，函知該校，謂病莫能興，請緩期數日，一俟病魔漸祛，即當鼓棹而來，行開校禮也。然此時之夢霞，身雖病臥家中，蓋已魂馳遠道，夢繞深閨矣。